

一对老夫妻的日常,把很多人看哭了(下)

◆ 食帖

他觉得他越老越帅,他说她是最棒的女朋友

英子觉得修一越老越帅了。这话是真的,不信看看他们年轻时的照片,年轻时的英子,虽不惊艳,笑容却明朗动人。

她是一家200年历史老字号酒铺的独生女,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:“女孩子不可以没有笑容。”“除了睡觉,其他时间都不要躺着。”

在修一的心中,英子从未老过。

“英子虽然八十多岁了,声音却一点不显老。我们去演讲时,英子说话大家都会听得很高兴,比我受欢迎。每个人都夸她可爱。”

“她对我来说,是最棒的女朋友。”

修一,其实是个“怪人”。他吃饭必须用木勺,不爱拍照,上班随便,动不动就连续消失10天,然后突然带着一份巨大的平面设计图纸回到你面前。在大多数建筑师为更有前景的都市规划努力时,他却把目光投向村庄、山野。他一生追求“不破环自然环境,与自然相伴”的规划方式,和妻子一直住在这高藏寺新村,也是因为这是他亲手打造的街区,他害怕被破坏,必须亲自守护。

他几乎每天手写十封信,骑车去邮局寄出

想来采访修一和英子的人不在少数,他一律拒绝,毫不婉转,他说:“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,想好好地自己享用。”只有这一次,伏原导演手写了四封信,总算打动了修一。

修一看似任性冷漠,实则比谁都珍惜朴实的情谊。他几乎每天都会手写10封信,再自己骑车去邮局寄出。写给谁呢?写给一些甚至没见过面的人。比如卖鱼的小伙子。那家鱼店是英子常去的,她从来不去便利店,只跟固定的“人”买东西。卖鱼的小伙子帮她挑出今天新到的“好料”后,取出了这两天收到的信件给她看。是修一寄给他的。

修一在信上,手绘着英子最近用从这里



▲ 英子与修一



修一说:她于我而言,是最棒的女朋友

买到的食材,做了哪些好吃的料理。他也会写一些感谢和鼓励的话,让他们继续加油。

除了被伏原导演的信说服,还有一封信,也打动了修一。就是那封来自佐贺县精神病院的信。医院希望请他帮忙规划新的建筑设施,让病人能像个“人”一样地生活。

这看似甚至有些贸然请求,修一却这样写了回信:

“这对我来说,是一生一次的幸福工作。我拒绝一切谢礼和设计费用,请放心与我商谈细节。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。”

他时而“任性”,她永远支持

修一虽时而任性,对英子却是依赖的。做这家医院的新设施规划时,他也时常征求英子的意见:“要有杂树林,但不能和我们家一样,要更分散,你觉得可以吗?”

英子的回答,永远是支持。不管是修一无偿接受项目委托,还是当年在他们最拮据时修一想买帆船,英子都是笑着说:“好,那我们想想办法吧。”

看上去娇弱瘦小的英子,其实是更坚强的那个。

是她的笑容,支撑着修一每一个“任性”

的决定,让他得以一生从心。英子却说,修一教给了她一些更重要的事。“我总和他谈,这个找人来做吧。他却坚持着自己能做的事,都要自己做。他说慢慢做,不用急,总会做好的。做的过程中,也总会有启发和收获。”

他们说:看见、感受、惊奇的心最重要

修一在他和英子合著的书《明天也是小春日》里,引用过一句雷切尔·卡森的话:“看见、感受、惊奇的心最重要。”

与其思考,不如凝视。英子和修一学会的,是在慢慢劳作、随心感受的生活里,找回自己的赤子之心。

然而年岁日增,有生的每一天都在倒数。修一和英子也无法避开这个问题:谁会先离开。英子说:“要说我有什么烦恼,那就只有一件事:要是我先走了,问题会很大。”

修一似乎也同意:“我曾在66岁和68岁时开帆船去大溪地。我的大溪地朋友说,他们那边的人都会先决定好,死掉以后要去哪一颗星球。大家都喜欢浪漫的地方,像南十字星就很热门,一定挤得水泄不通,所以我打算去的是南十字星旁边的小星星。烧成炭的遗骨就请人撒到南太平洋的海里。英子好像也会

崇明抗战纪实

黄振忠 秦志超



9.金有祥夺枪维稳,守浏桥击退日寇

7月末,不断有百姓向金有祥报告,沈大有私宅的家丁武装不仅私设监狱,抓捕百姓逼交田租,还在夜晚蒙面持枪,外出抢劫作案,弄得大椿镇地区一夜数惊。沈大有是江苏、上海都很有名气的商号,创始人是清朝道光、咸丰年间的沈龙辅、沈沼、沈葆侯祖孙三代,在崇明、上海、启东、海门等拥有土地四万余亩,房产上千间,在大椿镇开设门店数十家。沈大有私宅位于大椿镇中心地段,有武装家丁三四十人,长短枪数十支。

大椿镇地区是金有祥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,又名卓群,是宋子贤的族兄弟。他14岁进民本中学读书,并参加革命活动,因受当局迫害而辍学。后到上海汇丰驳船公司当船工,“九一八”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33年因参加援助东北义勇军活动遭当局逮捕,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获释。1938年4月,王贤郎参加宋子贤游击队,任班长。

8月6日,王贤郎与六七名战士,化装成小贩,前往堡镇码头,准备摸鬼子岗哨。他挑着一担糖,糖糠里藏着一支短枪。因他事先枪油擦得较多,糖糠上油迹,被日军岗哨发觉。见势不对,王贤郎开枪就射,但枪卡了壳。其他战士见事败,分散撤退。王贤郎用力挣脱日军抓扯,拔腿就跑。此时,码头边停着很多

小车,挡住了退路。王贤郎连续跳过七八部挡路小车,很快逃出几十米,日军眼见抓不到人,纷纷开枪射击,王贤郎中弹殉国。

通崇海启抗日指挥部,简称“通挥”,是韩德勤下令成立的,总指挥彭龙骧有抗日倾向。自崇明中队和抗日锄奸团南下后,瞿犊为了使部队有个合法地位,接受时任“通挥”政训主任茅理的建议,编入有中共地下党孙志石的“通挥”第一支队独立大队,瞿犊任大队长。7月18日,中共地下党员王进来到瞿犊部队。从此,瞿犊独立大队按照中共江北特委的指示行事。旋即,独立大队奉命接防苏中要塞北浏桥。

8月11日,在瞿犊的布置下,独立大队一夜拔掉了北浏桥北部的日军据点,拉开了北浏桥保卫战的序幕。12日,日军从南通、唐闸纠集八百余人,联合进攻北浏桥。瞿犊大队只有三百余人,面对数倍敌人,沉着抵抗。先是兵分三路,在东、南、西三个要道口设伏,重创来敌。接着把三路兵力撤回,集中兵力在浏桥镇内设伏,再次痛击日军。机枪手袁凤贤还击落了一架日军战机。取得一定战果后,瞿犊不与优势敌军硬拼,主动撤出浏桥镇。

8月13日上午,独立大队三中队在土桥再次痛击日军后主动后撤。随后,独立大队分成30多个战斗小组,隐蔽接近浏桥镇。天黑后,30多个小组同时出击,四面合攻浏桥镇内的日军营地。面对四面八方泼洒过来的弹雨,日军无从抵抗,死伤惨重,不待天亮,逃出浏桥镇。浏桥镇失而复得,军民欢腾。

日军的扫荡被击退,瞿犊奉命回防海门。这时,韩德勤暗令国民党海门保安旅逮捕瞿犊,肢解独立大队,同时也逮捕“通挥”的茅理。茅理得到彭龙骧警告,立即与瞿犊、尚未暴露身份的王进、“通挥”一支队长孙志石(中共地下党员)紧急商议,决定由“通挥”一支队公开收编独立大队。瞿犊则率俞诚、龚兆麟等18个崇明籍队员组成的短枪队秘密出走。

瞿犊突然离开,独立大队的几个中队长都不知情由,问王进,王进只说是“意见分歧”。战士们为领导“内讧”叹息,直到瞿犊回到崇明后才知真相,这是后话。国民党顽固派得知独立大队“消失”,队首瞿犊“失联”,以为得计。知情人却都知道,他们高兴得太早了。

19.安木素细说缘由,金文才初访魔巴

金文才把两封需要娜红送的信折起来,帮她在背篓里藏好。叮嘱她快去快回,又向她再次保证:他们会尽量拯救叶妙。娜红很相信金文才的许诺,背着藤篓飞快地下了竹楼。

看着娜红的背影消失在浓厚的晨雾中,金文才愁闷地叹了口气:“这件事啊,难办哪!”小康不明白地问:“那就不去找窝朗牛了?”金文才说:“既然答应了娜红,就应该守信用。怎么能不去?而且从道义上讲,也不能见死不救。我只是说,这事不简单,困难很多。我们要小心、谨慎地处理。”

金文才带着小康先在寨子里转了转,发现大多数人都同情叶妙,只是因为惧怕窝朗牛,不敢出面劝说。他们又来到窝朗牛的竹楼,发现窝朗牛不在,便询问大娘安木素和五娘妮其昨夜寨子里发生了什么事。

大娘想了想,窝朗牛对这两个送过厚礼的客人很尊重,让他们也来劝劝,可能会起作用;她看了妮其一眼,才把叶妙与岩炭的事说了一遍,但是省去了妮其的告密。

金文才故作惊讶地说:“哎呀!为这点事,就捆住人头桩?夫妻相处一场,何必这样。你们劝劝他嘛!”

“唉!我劝了。他不听。”大娘叹息地说。金文才又转向妮其,“窝朗牛最喜欢你,你劝劝嘛!”“他也不会听我的。”妮其羞惭地低下头,轻声说:“你们是从西盟来的尊贵客人,你们劝说窝朗,他会听的!”“是吗?”大娘和妮其都点头。金文才很豪爽地说:“好!我来劝。人不是蚂蚁,不能想掐死就掐死。”

又聊了好一会,窝朗牛一直没回来。小康急了,“我们就这样干等着?”金文才也有些着急了,他问大娘和妮其,“你们能去人头桩把窝朗牛请回来吗?”可是,两人都不敢去那里。

“哪个能去呢?”金文才问。大娘想了想,才说:“只有老魔巴才能随时进出人头桩。”

金文才记得之前团政委赵伟讲述民族政策时,特意谈到了佤族的魔巴,指出:“他们会烧符念咒,但是不要简单地把他们看作迷信、落后的巫师,他们了解佤族的历史、风俗,也很机智,是佤族的知识分子,在群众中很有影

响力,要尊重、团结他们,通过他们帮助我们做佤族人的工作。”

金文才觉得应该趁此机会去看看魔巴。就对妮其说:“你带我们去见见魔巴好吗?”

妮其自感做了亏心事,一直躲着魔巴,哪里敢答应?大娘安木素知道妮其的心情,叹了口气。她走到竹楼外,喊住了一个在附近玩耍的男孩,给了他一个烤苞谷,要他带金文才和小康去见魔巴。

魔巴的破旧竹楼上挂满了各种色彩的神幡,在薄雾笼罩下显得颇为神秘。金文才走近后,正犹豫着能不能进去,魔巴已经看见了他们,客气地招手,请他们进竹楼。

魔巴也被昨天晚上的枪声惊动了,一早就有人来告诉他,叶妙被绑住人头桩之事。

叶妙为人好,从前住在大竹楼里时,魔巴每次去窝朗牛家商量事,叶妙都会热情招待他。在他喝泡酒时,特意为他烤几块牛肉干巴,他的衣衫破了还会为他缝补。所以,他也和部落里的人一样,经常为叶妙受冷落而叹息。只是窝朗牛把叶妙绑住人头桩这件事,事前没和他商量,

如今事情发生了,他虽然很不以然,但也不好拦阻。部落大头人的权威还是要尊重的。见解放军突然来访,他有些诧异;但他很懂得利用神来解释一切,他对金文才说:“早上神派了几只雀儿在我头上飞着、叫着,告诉我:今天有尊贵的客人来。原来就是你们!”

金文才客气地说:“魔巴,你真是最接近神灵的人。相信你一定早知道了,我们昨天看望了窝朗牛,今天也会来看望你。”说完,递过去一套青布衣裤,两包香烟。“这是一套衣衫。还有点香烟,不知道你可喜欢抽?如果喜欢,过两天,我们再从西盟带些来送给你。”

昨天,魔巴就听人说,解放军送了很多贵重礼物给窝朗牛,今天解放军又亲自上门来送礼了,让他很高兴。他经常为部落里的人请神送鬼,有泡酒喝,有肉吃,却没人送他衣衫,大山里不产棉花,衣衫是很珍贵的。他把这套衣衫看了又看,很是喜欢,就当场穿了起来。人也突然显得有精神了。

金文才又拿出两支香烟敬给魔巴。

窝朗牛

彭荆风

